

明季遠民余勇翁著

板橋雜記

323
20

8214

愛國之聲 蘇利之一



易歷一千九百零七年一月十六日
文那 但素捐贈時留學東京

蘭成漁洋山人

開元載秦淮水東



開元載秦淮水東
舊京江南東

戎馬後懸絕廣

蘭成漁洋山人

曼翁詩用代題詞



奇贈

愛國廬叢刊廣告

(西歷正月出版)

總發行所

日本東京神田
小川町

大華書局

孔子去魯遲遲其行曰去父母之道也法國大革命時志士丹登度將被逮從容自若或勸避地答曰吾靴底之地以外非吾本國也東西愛國大義炳然矣昔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中國舊史氏之所謂史平心言之不過一皇族政治史耳社會之特徵人物俊傑不獲附錄惟私家著述間可考見斯亦求野之遺義也顧文章之感人性靈之力爲鉅而中土晚近野史家傳英雄尤勤於傳兒女間嘗廣搜海內外凡得數種或抄自東西藏書樓或借觀於故家或自坊間搜得幾盡十年心血乃得此數編亟典質負債以刊刻公之海外名曰叢刻實叢史也願與世界共寶之願與世界人共讀之烏虜我家之史我不寶之俟東西鄰寶之讀之我父老子弟搢紳先生之恥也某願我同胞一雪此恥請自隗始

愛國廬叢
刻之一

明逸民莆田余曼翁板橋雜記

洋裝精本
定價貳拾伍錢

是書爲明末逸民余懷著懷生於萬曆季年時海宇承平懷儒雅風流與一時名公鉅子以詩酒往還北里間迄于南都而流風未歇全書共三卷上卷雅游紀北里典實習慣風景猶諸史之有書志也中卷麗品紀當日羣芳之英如李香君寇白門顧眉生諸人皆人綴小傳一經點染毛髮如生而予奪褒貶大義凜于春秋猶諸史之有列傳也下卷軼事紀美人國士之嘉言懿行可謂可泣可作一種逸史讀文章可上躋漢魏人說部自敘謂爲一代盛衰感慨所繫昔子長以畢生精力成史記爲千古傑作曼翁于是書用力不減子長而湮沒數百年舉世莫能舉其姓氏後史氏之恥也嗚呼子費十餘年日力搜得是書于卷首綴間評數十則並將全書逐一評點一過見者咸謂不減金聖嘆之批會真記漁洋山人贈懷詩云「千載秦淮水東流繞舊京江南戎馬後愁絕瘦蘭成」吳漢槎云「浮雲如蓋俯林邱良夜花明雜樹幽綠酒銀樽催客醉珠簾璧月照人愁西園詞賦思高會北里笙歌感昔遊辛苦過江譚士在傷心誰訴晉風流」可識是書價值嗚呼子卷首閒評有云「精神猶車也文章猶輪也載精神以遊行于逍遙無垠之表上九天下

九泉而無窒碍者其惟文章乎」又「云古今不死藥惟八斗蒼頡得其三子長得其二曼翁得其二僅餘一斗散布人間慧業文人得其一勺半握僅以自樂不肯施人其悲天憫人起死人而骨肉之令重泉之下承陽氣復活張頤鼓掌與千載下人揖讓進退起坐譚笑者惟我曼翁耳」又云「文章之妙筆墨之外不可無淚若屈原天問山鬼李賀之秋墳鬼唱文山之正氣歌謝臯羽之冬青引皆以淚勝自今發大願欲集古今有淚文字評隲而刊布之願普天下有眼淚人拭目俟之」又云「傳美人難於傳英雄子長能傳楚霸王而不能傳虞姬」又云「板橋雜記懷之春秋也」又云「板橋雜記美人寫真帖也」又云「仲尼有言如好好色已自不知更何云好懷於美人惟知之深故好之篤」又云「讀板橋雜記如入華胥國如散步桃源有莊周蝶夢之致」又云「天下有心人當讀板橋雜記天下傷心人當讀板橋雜記天下多情入當讀板橋雜記」諸類此者凡數十則嗚呼子之傾倒于此書之情可見其批評之真價可想印刷無多凡欲一快讀者乞速購取

愛國盛叢
刻之二

崇禎宮詞

定價二十八錢
西曆二月出書

是書為某逸民所作散落人間已數百載經友人于巴黎大學藏書樓鈔出見示書分二卷凡百八十首每首皆有小註詳記事實猶昔人之本事詩也原序云「舊社邱墟悲深禾黍暮年詞賦哀動江關所謂長言之不足則嗟嘆而咏歌之也况乃時常陽九為三百年之竟場身殉宗社實四千年之僅事」又云「撫拾應有未該毫素不容或誣」實一代亡國信史也烏呼秋風殘照讀者其有一啓卷斯編而西望漢家陵闕泣數行下者乎

愛國庶幾
刻之三

陳其年婦人集

定價二十八錢
西曆二月出書

是書為焚書內珍本之吳漢槎云「風流蕩蕩有典午名士之習然故家遺俗流風不與玉樹後庭同其消滅者於是乎見」嚶々子謂與板橋雜記異曲同工讀者請拭目俟之

總發行所

日本東京神田
小川町

大華書局

總發賣所

日本東京神田
南神保町

古今圖書局

中國內地總發賣所

上海四海路
惠福里

昌明公司

是書為某逸民所作散諸人間已數百載經友火于巴黎大學書樓鈔出
 見示書分三卷凡百八十五首每首皆有小註詳記事實猶昔人之本事詩也
 原序云：蓋社邱墟悲深禾黍暮年詞賦哀動並關所謂長言之不足則嗟
 嘆而咏歌之也况乃時常陽九為三百年之竟場身殉宗社實四千年之僅
 事又云：雖俗應有未該竟不容或認讀一代之國信史也嗚呼秋風殘
 照讀者其有一啓卷斯編而西望漢家陵闕泣數行下者乎
 陳其年婦人集 西曆三月十八日
 是書為焚書內珍本之吳漢槎云：風流真漢有典午名士之習然故家遺
 俗流風不與玉樹後庭同其消滅者於是乎見 嗚呼予謂與板橋雜記異
 曲同工讀者請拭目俟之

總發行所 日本東京神田區小川町大華書局
 總發賣所 日本東京神田區南神保町古今圖書局
 中國內地總發賣所 上海四馬路昌明公司

板橋雜記閒評

人可以不死乎。曰可。埃及有木乃伊術。可使形骸千祀如生。或以蠟以銅以石象人。能亂真。此乃面目也。肢體也。服裝也。非人也。有畫工焉。執一人而臨之。能令人見之如見其人。其斯可以不死乎。曰此不過畫中人耳。非其人之真也。人之至尊無上之一物為地水火風諸煞。萬劫之所不能銷毀者。惟何恍兮。忽兮。望之不見。其首臨之不見。其後無以名之名。之曰精神。精神猶車也。文章猶輪也。載精神以遊行于逍遙無垠之表。上九天。下九泉。而無窒碍者。其惟文章乎。蘇東坡曰。意行無車馬。倏忽畧九州。差足道精神與文章之妙。

近世文化日進。遂有研求不死術者。竊謂可不必也。人之慾望無盡者也。使不死長閱人世之事故。拂意之事。既多自殺之風。必盛而機械百出。殺人之術亦必日工。攘攘斯世。無休息之一日。恐哲人處此。當有嘆求死不得者。蒲留仙曰。

評

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嗚呼。子曰。吾道自有不死藥。何事旁求。古今不死藥。惟八斗。蒼頡得其三。子長得其二。曼翁得其二。僅餘一斗。散布人間。慧業文人。得其一勺半握。僅以自樂。不肯施人。其悲天憫人。起死人而骨肉之令重。泉之下。承陽氣復活。張頤鼓掌。與千載下人。揖讓進退。起坐譚笑者。惟子長與我曼翁耳。

湯卿謀曰。吾人當具三副眼淚。一副哭天下事不可爲。一副哭天下淪落不偶。佳人其一則余忘之矣。嗚呼。子曰。文章之妙。筆墨之外。不可無淚。韓柳歐蘇之文。余讀之。輒昏々欲睡。若屈原天問。山鬼。李賀之秋墳鬼唱。文山之正氣歌。謝皋羽之冬青引。皆以淚勝。嗚呼。子曰。又曰。余生平最愛讀有淚文字。自今發大願。欲集古今有淚文字。評隲而刊布之。普天下有眼淚人。拭目俟之可也。文章之難作。史爲難。而史之中。書志非難。列傳爲難。曼翁則並臻其妙。

史之作。有以例起者。有以變起者。以例起者。事必師古。準繩是循。以變起者。則世爲之。板橋雜記之爲板橋雜記。莊生所謂有大力者。負之以趨曼翁。不得而主之也。

本事詩始於唐孟啓。乃詩格之具。史裁者。板橋雜記分讀之一。本事詩也。傳美人難於傳。英雄難於傳。英雄事業如印板文字。易於點竄。美人之一笑一嘔。一盼。一睇。能傾墮城國。役使百靈。作者當擲管吮豪時。其精神已爲美人之靈爽所攝。縱橫卷舒。不能任意。子長能傳楚霸王。而不能傳虞姬。非子長至此。才盡實子長至此。膽怯也。江南詞人吳文璧女史。永和咏虞姬云。大王固英雄。姬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紀美人死。文璧惜太史公不紀虞姬之死。吾謂太史公至此。目眙心悸。不特不能紀虞姬之死。并不能傳虞姬之生也。板橋雜記。曼翁之春秋也。據春秋胡傳凡例。春秋之法。治奸惡者不以存沒必。

施其身。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曼翁於龔孝。升則黜之。於童夫人。則進之。紀玉耶。婉容。並及楊龍友。督師紀葛嫩。不遺孫克威。參軍曼翁。錯綜變化。猶此物此志也。

據胡傳。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因謂之例。有事同而詞異者。則謂之變例。葛嫩與王月同。死而予奪不同。讀者當善審之。

春秋非世卿。曼翁進珠市妓。以頡頏南曲。此物此志也。

程頤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吾於板橋雜記亦云。

寒支僧曰。國殤如邱子女。出塞如陵板橋雜記之終於趙雪華。其有憂忠乎。

孔子惡聞人。曼翁惡名士。

甲曰。板橋雜記情史也。乙曰。板橋雜記慟史也。丙曰。板橋雜記刑書也。丁曰。板

橋雜記滄桑錄也。戊曰。板橋雜記羣芳譜也。己曰。板橋雜記忠義傳也。嚶々子曰。皆是也。皆非也。何則。板橋雜記非紙非筆。非墨非文字。非語言文之。又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嚶々子無以名之。名之曰衆妙之門。

板橋雜記當於衆香國中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孟夏傍晚在海濱。坐岸上小舟。借漁火讀之。

板橋雜記當往箱根。浴罷溫泉。臥聽泉聲。潺湲於電燈下。倚枕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雪夜。令一僮刺艇。至西湖三潭印月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暮春。修禊時。置酒西湖。放鶴亭中。與數知心人聚讀之。

板橋雜記當往焦山。登高塔。對大江讀之。

板橋雜記當使十七八女郎。用白絹手臨一過。召名工。裝潢成帙。於風清月白

時展讀之。

板橋雜記當得如板橋雜記中美人如李香君寇白門者共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春秋佳日良朋雅集燕名香對名花傾國坐廣廈細旃層臺復

閣之內酒半酣時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茅屋三間臘梅二三枝高出簷際曝日時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嚴冬深夜戶闔人靜時開南牕承月光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春江花月夜棹一小舟載琴書茶酒紙筆墨放櫂秦淮令曲中

佳人歌曼翁江南好景木無多祇在曉風殘月夜之句後隨意讀之

讀板橋雜記時與錢蒙叟吳梅村王漁洋龔孝升杜茶村朱竹垞厲樊榭諸家

詩集及西堂雜俎湘中草參閱便覺意味深長

讀板橋雜記如入華胥國如散步桃花源有莊周蝶夢之致

板橋雜記中佳人如葛嫩寇白門李香君及遭難麗人宋蕙湘趙雪華等並宜

得如唐伯虎其人者為之各畫一像并撰一登題其上或即以錢蒙叟吳梅村

王漁洋朱竹垞其他已未知名大家吟咏代之亦佳

板橋雜記當與陳其年婦人集篋衍集同時讀之陶靖節云祇可自娛悅不堪

持贈君凡有一寓目之緣者當有感斯言

板橋雜記當令下三種人讀之一天下有心人當讀板橋雜記一天下傷心人

當讀板橋雜記一天下多情入當讀板橋雜記

板橋雜記不可令下三種人讀之一有富貴氣者一輕薄文人一登徒子

嚶嚶子曰吾生平于美人緣疏故識淺聞讀閒情洛神諸賦不解所作何語板

橋雜記中佳人多矣概不敢妄下月且海內大雅當我嗤亦我憐也

板橋雜記有三大可惜一可惜無謝琴羽西臺慟哭之淚擊鐵如意讀之二可

惜不遇汪水雲與故宮人十八人醜酒城隅鼓琴絃別時讀之三可惜不經金

聖嘆批點一過

板橋雜記中風景。當得帶思翁王石穀輩臨之。懸於密室。終日對賞。可以忘倦。板橋雜記中人物。如無可法師。楊龍友。督師孫克威。參軍姜如須。行人等。當各畫一像。與諸佳人。并受香火供奉。

板橋雜記美人寫真帖也。仲尼有言。如好好色。今之以好色自命者。已自不知。更何云好母。亦肉體之感覺耳。王陽明有言。抱着黃嘴婆兒。自稱好色。今之好色者。其不爲王陽明所譏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嚶嚶子曰。吾之評點板橋雜記。以問世也。其末流必有藉以助惡者。世俗滔滔。貴耳賤目。必有目爲誨淫者。是則埋曼翁之血。千年猶碧。吾願乞曼翁之靈。訴月老。罰令此等人生。生生世世。配娼母。無贖或令墮落孽海。歷劫不得超生。樂國。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咲曰。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風流。甲于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爲艷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詠。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

二
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岷公蜺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艷治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于是作板橋雜記。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予問閱之。大氏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着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良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

長洲尤侗

當日佳麗
數語盡之
天地或有
毀時此等
文字萬無
消滅之理

板橋雜記

上卷雅游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
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
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
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
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獬兒

三山余懷澹心著

嚶嚶子評點

讀此悟程
明道心中
有妓心欺
無妓乃欺
人所否則
必所遇則
為憔悴無
姜嫫母無
鹽耳

此情此景
讀者試設
身想之綿
曠遠半綿
水煙凝碧
八字形容
妙絕昔人
謂王摩詰
詩中有畫
余謂曼翁
文中自有

人間耶仙
境耶宋佐
民王元佐
詩云花鳥
偏於前輩
好江山空
有後人哀
未免有情
誰能遣此

惟當於夢
中見之耳

二

吹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了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雄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樂戶統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灑灑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搯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十為首。沙願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鶯峰西寺夾之中。山東花園巨其前。秦淮朱雀桁遶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

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咲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窓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為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槳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團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裡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粧。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

不堪回首
月明中

極纖微事
彼之如畫
吾讀此段
時已化身
為曼翁不
知有板橋
雜記更從
何處著一
字耶
媚夜二字
奇絕妙絕

讀書識字
不效時夫
粧者幾人
哉

天地間物
令人迷魂
失志者莫
如婚宦明
大司馬盧
忠烈公少
年科第美
丰儀有佳
人見而傾
慕欲委身
以事公曰
吾豈以精
神銷粉黛
耶座曲江
曰富貴二
字可於禽
獸類者以
此段為勸

為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
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安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
人間矣。

四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
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咲謔。頃之烏雲堆雪。竟體芳香矣。
蓋此花苞于日中。開于枕上。真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
雅不羣。宜于紗幮。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癩
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粧束。四方取以為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不以鮮華綺麗
為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櫛。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為之措辦。
巧樣新裁。出于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粧艷服。

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粧也。曲中女
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僮父大
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于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
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搗兒愛鈔者。蓋為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
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
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
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
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恒情。
實治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鳥。名酒佳茶。餈糖小菜。蕭管瑟琴。並皆上

戒文讀可也

昔人句云花月春風
十粉三煙又
論者莫衷
皆洪武初
建每樓六
楹高基重
做各顏以
大書名扁
居以官妓
行旅如歸
淡粉輕煙
皆樓名江
煙樓內南
東門淡粉
街與對蒙
樓相對蒙

更詩云云實錄也

或曰日本
妓館多綴
樓名其為
沿洪武制
無存外海
猶儀不官
威儀之亡
也諸噫

六

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
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
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
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二娘字晁采惜別留歡恨馬啼
勾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
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楊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
典型檀槽生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禹傷
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安
娘鄭女英小名安娘詩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
頓揚梨園往事泪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

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以上皆
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涪
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
也

大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
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于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
看之可也

馬湘蘭善畫蘭零落斷楮流者江湖得者珍於拱壁余幼時曾見之

情痴二字正憂翁自道

敘述如其物貴不浪費分墨但於筆性不容其與器不貌處而施同染真自點之梨洲見黃梨洲南雷詩友序云一作示以所杜謝也友當詩不有子杜謝不有子杜詩不有子杜之為詩者安在詩人傳記今字每喜以引古人以作敬其人也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中卷麗品

嚶嚶子評點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為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諸兒。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為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痴狡獪耳。風乍起。吹縵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咲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障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孀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進。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為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妍。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于流輩。大平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為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咲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娉婷娟好。

美純潔之
戀愛非鄙
夫之患得
患失讀者
幸勿誤會
然因此成
疾則哀而
傷矣

絕好一幅
美人圖恨
無妙手臨

天下英雄
無不篤於
情者克威
之死者於
其初識葛
嫩時一語
已可預決

臨危受命
英雄受命
兩堪不朽
吾他日當
之搜遺事
局為消長
今士不特
俠不特
見即易開
亦不易開
矣下事竟
志成事竟
成觀於大
娘而益信

一一

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游。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妮珠市妓。王月。月為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如點漆。教請坐。克威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間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威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鷄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游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華。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于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于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闌。仍以教女娃歌舞為活。余猶及見之。徐孃雖老。尙有風情。話念舊潛潛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于洛陽城。

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苟生於安樂死於憂患苟死於憂患死於安樂苟死於安樂

大娘必知書能詩何及曼翁不長遂畧之

樓不迷曼翁心自迷耳乃因曼遂翁之一言世為人如

是夫以曼翁此種血忱必能急國難者何當國變日不聞起一偏師與江南北相應殆欲留其報國乎然則曼翁之志苦矣

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哀柳。涼風出座隅。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為今日而說。余即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床以哦。哀動隣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髮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為南曲第一家。家有眉樓。綺窓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粧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厨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艷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

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詎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僮父之叔。為南少司馬。見檄斥僮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于桐城方瞿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為余壽。從此摧幢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尙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于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筭畫欸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

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為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曼翁與龔頗有私交。然于著述則據事直書。不稍諱洵信史也。童夫人高節不讓謝。南諸先生所惜。當日修明史。諸公不為獨立。

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為男。四肢俱動。錦繡繡襪。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為人妖。後龔竟以顧為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

立一傳僅賴曼翁片語。表彰以不朽也。吁。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好。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溯。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臯。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勝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

雲髻下粧樓盡室。倉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妓也而有道心

卞賽。一日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嬾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後遊吳門。吳梅邨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簫築。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粧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緇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于東中。

真可謂難姊難妹

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于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頎。面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面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艷。戶外屢恒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爲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年病死。

妓中高士也

范珏。字雙玉。靜廉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

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做大痴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澗。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王生緣何
被收曼翁
但以奇禍
二字概之
則必有不
忍言矣不
言者矣不
無憲之國
生猶風
中燭耳琴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生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泱。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于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為健兒。僮父所阨。最後為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保得釋。猶守以午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間營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憔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鶉啼。不忍聞也。余說內鄉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

心未同坐
真天幸于
薄命乎何
尤尼有言
仲之者不
知好之者
如翁之於
美翁之知
之深惟如
之篤故如

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艷。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簫度曲。長面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剗其半面。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為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為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日李陀那。一日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

此處謹而
虐矣

復擁婉容。終日摩挲。咲語為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弘光帝。自為首輔。援引閹兒阮大鍼。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無遺種也。猶存老女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為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陜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搯墨痕。縱橫縹帙。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為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為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楊州願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李武。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為揖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張元清疲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蹻蹻。

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為張小脚。

此等名士
真不值一
錢宜為元
所擲揄也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日晴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裡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為一詞林所窘辱。

令人不忍
讀卒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浣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曼翁於北
里人物有
一長必為
表章絕好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為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裡

平章政事
才惜僅以
不偶著普
海倖讀者
天下讀同
當為下也
情之淚也

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中。為書于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于左偏。時人稱為三絕。由是香之名盛于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為榮。

珠市名妓附見

曼翁真多
情入芳魂
有知當含
笑地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透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兩人。惜限于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出于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密之國變
後為僧法
號無可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飾。頤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曠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于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于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

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千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慚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于幌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為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强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為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崇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于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為姬侍。有荆釵。韋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春秋之筆

無意中夾敘寇白門妙極

當時騷人墨客極多。門者愛四。余最愛門。明王梨門。一絕謂足。傳白門也。茲搜其對。檢集得之。樓集於此。特錄千。詩云。慨少。眉多。南故。夜半。頻起。雄偏。男兒。是。不。今之狹邪。少年聞之。當如冷水。澆背。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為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人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為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私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

板橋雜記

士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廖廖子評點

下卷軼事

較今日海上何如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疊絲管以及嬰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鍊石心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轄毒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楊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于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駉帽擲之于地。卯徐徐拾取。咲而戴之以去。

吾聞朝士
以善伺當
路喜怒為
進身符卯
胡為者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鬪者拒。口出褻語。且詆厲。公子聞而朴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隣。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武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熱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于門曰。革出花面篋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擲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為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

此處重點
板橋二字

不可沾唇飯非四糲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
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
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
來插瓶花熱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
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于破板
橋邊一次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
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文雖奇理
却平正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墟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雉臯冒辟疆盟
于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未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
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于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酒河房選名妓

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芝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
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眞神仙人也弘光朝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
導入朝愈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錫羣姬雨散一身子然與
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
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
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
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
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同跪謝曰花
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
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
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粧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履。佯狂沉酒。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毬毬上為參軍。鶻也。

柳敬亭。秦洲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于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于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為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

音節淒楚
銅人聞之
當亦下淚

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已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寓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夜字下疑
有脫字豪
情勝會非
曼翁乘筆
不能傳也

萊陽姜如須遊于李十娘家。漁于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成。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間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闕張勢如盜賊。如須下床。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傳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為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

忠告而善
道之則梁
有焉惟善
人能受盡
言眉樓有
焉

可復見否

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子。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恒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摠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蟻菴。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

雪苑壯悔
堂文集有
與田仰書
言香君拒
田事請讓
備至田讀
之不寒而
慄矣

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玉峰女士馮靜容皆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籍。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買其餘勇。尙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首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多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閹兒阮大鍼欲納交于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

殺定生也。定生大為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首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賈。未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為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府城。題絕句四首于壁間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颻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篁篔引幾度穹廬。伴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烟。良夜知心畫閣眠。今日相思渾似夢。

陳其年婦
人集作君
王下殿將
軍死又薄
命一作絕
代

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野居露宿。即欲效章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邸舍。索筆漫題。以冀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于古汲汲縣前路王城之東。潞王城。潞王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薄青樓。以為不可。一日居甲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擒。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奮。哭誓不止。兵竟刃之。

又山東郟城縣之李家庄。旗亭壁間題三絕句云。不畫雙蛾問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笳。日日牛車道路賒。

數語嚴於
刑書矣

徧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鶻怨。漢家驚傳縣吏點名。頻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髡髡也。驕人末書云。吳中羈婦趙雪華題。凡此數者皆羣芳之斐道旁者也。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槩巧具。殼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開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鬪芳隣。手帖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殼釘核春。滿槩。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攬分。攪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褒鈔裨。金

酒香人語
百花中景
致妙絕

走情友。閨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後跋

偶適其情乃曼翁自傳然以余考之漁洋感舊錄中載本事詩序云曼翁庶南中選勝徵歌儼如少俊是曼翁之愛美人老而彌篤何云偶也

今日本於娼妓特設法律衛之且徵夜合資以入公帑如曼翁

殆深得管仲富國三味矣

曼翁甲申以前文字何以不肯傳之於世咄咄怪事

余不敢云能知曼翁然竊謂能窺見一二不以爲知者

狹邪之遊。君子所戒。然謝安石東山攜妓。白香山眷戀溫柔。一則稱江左風流。一則稱廣大教化。因偶適其性情。亦何害爲君子哉。唐有處士李戴者。痛惡元白詩。謂其纖艷不逞。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秀鐵面亦訶黃魯直作爲綺詩。當墮泥犁地獄。余之編斯記也。將毋爲李處士所詬。秀鐵面所訶乎。然管仲相桓公。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富國。則始作者其惟管仲乎。孟子之舉管晏。有以哉。有以哉。吳興太守吳園次弔董少君詩序有云。當時才子。競著黃衫。合世清流。爲牽紅繡。玉臺重上溫郎信。是可人。金屋偕歸汧國。遂成佳婦。時錢虞山作于節度。劉漁仲爲古押衙。故云云爾。辟疆老矣。一覺揚州。豈其夢耶。余甲申以前詩文。盡皆焚棄。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亦如前塵。昔夢不復。

憶但抽毫點註我心寫兮亦泗水潛夫記武林舊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烏足以知之。

板橋雜記終

板橋雜記

323
20

發行所

日本東京神田
小川町

大華書局

版權所有
刻翻必究

陰曆丙午十一月十二日
陰曆丙午十一月十三日
日本明治卅九年十二月廿七日
日本明治卅九年十二月廿八日
印刷版
印刷版

正價大洋二角五分

| | | | | |
|-------------|-------------|-------------|------------------------|-----------------------|
| 原 著 者 | 評 點 者 | 出 版 者 | 印 刷 人 | 印 刷 所 |
| 余 懷 | 廖 子 | 廖 子 | 日本東京神田區仲猿樂町四番地 藤澤外吉 | 日本東京神田區仲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

8014



323

20

027394-000-7

323-20

板橋雜記

余懷／著

M39

ADJ-0163

